

[Pedagogy]

Research-Based Teaching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SHI Junji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20, 2025

Accepted: March 19, 2025

Published: June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 Junjie. (2025). Research-Based Teaching Reform of 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2), 160–16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9.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2.019>. p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2022 Chongqing Key Project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Based Teaching Reform for English Major Graduate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 A Case Study of U. 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Grant No. : yjg222032), funded by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Abstract: The Research-Based teaching is proposed as a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that primarily focuses on one-way knowledge impartation known as the “cramming” or “receptive” teaching approach. Its core features include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research at the core,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blem awareness, inquiry skills, innovative thinking,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as objectives, highlighting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assessment methods. The author actively explores and boldly reforms the course “American Diplomatic Decision Mak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tegrating Research-Based teaching concepts into every specific teaching segment. This has created a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is student-oriented, emphasizing not only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enhancing academ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is reform demonstrates that Research-Based teaching perfectly balance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academ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graduate students’ research thinking, fostering the cultivation of versatile, innovative,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English major; graduate courses; Research-Based teaching; reform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SHI Junjie holds a Ph. D. i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He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s chiefly li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o-US relations, a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His email address is 634589631@qq.com.

新文科背景下英語專業碩士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 ——以《美國外交決策》為例

石俊傑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要：研究型教學作為一種創新性教學模式，是對以單向知識傳授為核心特徵的「灌輸式」與「接受式」傳統教學範式的結構性改革，其核心特點是以學生為主導、以研究為中心、以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探究意識、創新思維、科學素養和科研能力為目標，注重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和融合性，強調考核手段的多元化。筆者對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美國外交決策》積極探索，將「研究型」教學理念貫穿每個具體教學環節，打造了以學生為中心，既強調英語語言技能，又重視跨學科視野，並提升學術研究能力的新型教學模式。改革實踐表明，研究型教學兼顧英語語言技能和學術研究能力，能極大增強研究生的科研思維，促進複合型、创新型、高素質拔尖人才的培養。

關鍵詞：新文科；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

基金項目：2022年度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語專業研究生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以四川外國語大學《美國外交決策》為例，（項目編號：yjg222032）。

一、學術動態與問題的提出

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強調了教育新形態^①。2017年美國希拉姆學院率先提出了「新文科」概念。中國高等教育與時俱進，2018年中國官方首次正式使用「新文科」概念，2019年4月，教育部等十三個部門聯合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畫2.0」，標誌着新文科建設工程全面正式啟動。新文科建設包括推動文科內部、文科與理工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積極發展新興專業，改造升級原有文科專業，深化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範式。此外，新文科建設還強調國際化人才培養和專業建設，提升國家軟實力，繁榮中國文化。新文科建設的提出，順應了新時代、新形勢、新使命的要求，旨在推動人文社科的創新發展，以適應新經濟和新科技的發展需求。它不僅是傳統文科的新發展，更是通過建設新專業或新方向來促進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新文科建設強調融合創新，通過引入新技術和跨學科方法，提升文科教育的綜合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學界通常認為新文科之「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超越傳統文科的觀念與邊界；二是打破傳統文科的學科體系與人才培養模式；三是構建傳統文科所不具備的方法論，包括使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人文學科。從這三方面來看，新文科對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新文科建設為外語專業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新思維和新路徑，強化和推動了外語專業研究生課程的改革。北京外國語大學孫有中教授認為，我國外語專業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辦學定位不清，培養目標無差別，課程設置和培養模式趨同，應用型專業和學術型專業混同^②。在外語專業研究生培養中，如何去掉培養內容同



質化、如何打造研究生教育的中國模式、如何打破學科壁壘、形成學科交叉融通的教育模式，培養「一專多能」具有國際視野的高水準複合型外語拔尖人才，成為新時代外語專業研究生教育課程改革的新趨勢。

英語專業研究生教育發展迅猛，但其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凸顯，諸如「重規模、輕品質」、「重套路、輕思辨」^③。上海外國語大學王雪梅教授認為，與其他文科類研究生相比，外語學科研究生普遍存在「思辨缺席症」，學位論文存在選題缺乏創新、論證缺乏問題意識、收集資料輕視原始文獻等諸多問題，因而在科研成果的品質和數量方面具有很大改善空間，有必要進一步提升創新思維，培養研究能力。迄今為止學界涉及英語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的宏觀調查研究已為數不少，已取得了各級各類立項研究成果，譬如西南大學文旭教授主持的重慶市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改革與探索」等等。

新文科的「新」的內涵和特點要求高等教育絕不能沿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尤其是在碩士研究生教育層次。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必須把握研究生課程教學的內在邏輯，進行課程體系與教學模式的改革。最近幾年以來，在政策導向、學術研究與實踐探索的三重推動之下，研究型教學日益受到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崇，並正在逐漸成為我國高校研究生課程教學改革的重要導向^④。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已有的探索多從宏觀視角審視問題之全貌，在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課程的具體教學操作方面的探討比較缺乏，針對具體課程的研究型教學可借鑒的比較成熟的成果相對匱乏。為此，有必要通過具體課程研究型教學模式的剖析與實踐，提升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研究型教學模式的應用水準。

二、研究型教學之內涵及其意義

傳統教學模式強調教師、教材和課堂的中心地位，優點在於高效迅速地培養大批知識型、繼承型人才，而其缺點則是過於偏重對知識的傳授，忽視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創新能力的培養。1998年，美國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博耶委員會發表了題為《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藍圖》的調研報告，提出研究型大學應充分利用研究優勢，吸納本科生參與科研，此後美國研究型高校大力實行本科生科研制度^⑤。實際上，不少西方國家在本科階段就開始開展研究型教學^⑥。我國在借鑒它國經驗的基礎上，也逐漸開始實施本科生研究計畫。本科尚且如此，那麼在研究生層次，科研活動和科研能力培養理應更加重視。這種重視既要反映在課題研究、論文撰寫等方面，也要體現於研究生的日常課堂教學，即大力提倡研究型教學。

所謂「研究型」教學是相對於以單向知識傳授為主的「灌輸型」、「接受型」傳統教學模式而提出。它是指教師以課程內容和學生的學識為基礎，使學生將學習、研究、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引導學生創造性地運用知識和能力，自主地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研討中積累知識，鼓勵學生主動參與知識的探索和生成，通過研究性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科學素養以及團隊協作能力。它是始於問題、基於發現、凸顯創新研究的新型教學模式，強調教學內容的前沿性、先進性、探索性、教學方法的多樣性和評價手段的多元性，例如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中心，要求學生撰寫文獻綜述、研究方案，PPT講解，課堂辯論^⑦。研究型教學體現「教研結合」、「寓教於研」的核心思想，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為理念，推動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手段和評價方式等方面的全面創新^⑧。簡言之，研究型教學模式的核心特點為：以學生為主導、以研究為中心、以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探究意識和科研能力為目標、注重教學內容的開放性和融合性、強調考核手段的多元化。

隨着高等教育的迅猛發展，目前本科教育的重心逐漸演變為以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為基礎的通識教育，碩士教育的重心則是以研究為基礎的專業教育，即專業教育已經上移。根據2025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之規定，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的授予資格差別本質上體現

在「學術研究」能力上,前者只要求「初步能力」,而後者要求「能力」,即去掉了「初步」二字。顯而易見,碩士教育的內在屬性和培養目標決定了硕士生專業課程的教學方式,應該採取研究型教學模式,其重點在於如何迅速高效提升研究生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迅速高效地將其引入學術研究前沿,發現和解決尚未被前人或他人所發現和解決的學術問題。而積極探索並推動教學模式改革,推進教學和科研的深度融合,特別是鼓勵研究生參與科研,進行課題研究、學術競賽、參與學術沙龍、學術講座、研究小組等,是提升研究生學術邏輯思維能力、學術分析思考能力和學術語言表達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這與當前中國全國範圍內方興未艾的新文科建設高度契合,實為新文科建設的一個具體有效的舉措,因而無疑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三、目前英語專業碩士生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

(一) 部分英語專業碩士生學術書籍閱讀數量極其有限

現在的研究生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平時的精力較少放在學術書籍的閱讀上,當遇到學習上的問題、專業課的作業、期末考試的題目或期末論文,只要上網百度一下,儘管并非十分準確,或許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但是多半就能查出現成的答案。有些研究生越來越不願意自己動腦思考,這種「速食」式的學習,長此下去弱化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做事情不求甚解,也不會提問題,對本專業的基礎很難打得扎實,也就很難做到學術創新。

(二) 部分英語專業碩士生閱讀品質不高,淺嘗輒止

一些英語專業碩士生對本專業領域的大師之作不但涉獵較少,而且對其英文原著囫圇吞棗、浮光掠影。而外語學科中的學術研究原動力的一個重要源泉是對名家經典尤其是原著的研讀和思考。如果缺乏反復研讀、深入思考、深層次的理解、咀嚼和挖掘,就很難碰撞出靈感的火花,更難以提出有創見的問題,更不可能產生高品質的創新性研究成果。

(三) 多數英語專業碩士生對自身的科研能力缺乏明確的定位

本科階段絕大多數課程的考核是採取閉卷考試,甚至某些碩士課程的考核也是如此,而閉卷考試的答案多是固定的、「標準的」,學生們很少對事先準備的答案或者教師給出的答案抱有懷疑。長期的應試教育使得學生們長於考試,長於做題,而質疑意識和問題意識淡薄,創新能力欠缺,對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力沒有清晰的判斷和定位。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如果不能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恰當方案,就無法保質保量完成學習任務,勝任課題研究工作,甚至可能催生學術剽竊等不端行為^⑨。

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在碩士生招生考試中雖然有複試環節,但是對於英語專業而言,口試時間短,再加上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以及考生的口語水準參差不齊,考官們對考生的研究潛力做出誤判的情況不在少數,最後錄取的考生中有一部分科研潛力較弱。

(四) 部分英語專業碩士課程教師在教學方面存在不足

一些教師的教學材料陳舊老套、教學方法枯燥沉悶、教學手段呆板單一。根據新文科建設的精神,學科建設和課程建設都應該體現「交叉融通性」,教學材料的選取也不應例外。教師需要通過優化教學設計,激發學生興趣,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使學

習、探索、研究和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培養學生自主性和研究性知識獲取能力，以及研究生必須具備的學術邏輯思維能力、學術分析思考能力和學術語言表達能力。

（五）許多學校的英語專業碩士生教育出現了明顯的「本科化」趨勢

在碩士研究生大量擴招的背景下，很多高校模糊了本科教育與碩士研究生教育之間的界限，後者出現「本科化」趨勢。表現在課堂講授的班級規模日益擴大，師生交流互動的機會越來越少，深入思考和討論的頻率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導師指導的研究生數量越來越大，一個導師帶十多個甚至更多，超負荷的工作量必然導致「放羊式」操作，稀釋了個性化指導^⑩。上課的方式是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聽講為輔，教學內容大多是基礎理論知識，前沿性和深度性都體現不足。正如謝安邦教授所言「研究生教育的部分課程的高深層級性只是體現在對本科生課程內容在橫向層面上作平面式的擴展，而沒有凸顯研究生教育在課程內容上的要求和特色」^⑪。

此外，就內容而言，部分專業基礎課與本科階段的課程相互重疊，導致部分研究生實質上在讀「大五」。例如某些學校開設的碩士生課程《英國文學導論》《西方文化概論》《語言學概論》《翻譯概論》等。實際培養的結果脫離了理論上設定的培養目標，弱化了對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培養。國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培養出來的研究生既不是目標原本設定的專門人才，也無法取得創新性成果。

（六）相當一部分英語專業碩士課程教師對課程的考評存在弊端

目前研究生學業成績的評價大多數還是基於研究生的學期論文或者期末考試，考評方式過於單一、不夠科學全面，不利於充分調動學生的「研究」積極性。其實，評估方式應該多元化、立體化，包括但不限於前兩者。筆者認為以期末考評為輔，過程考評為主則更為恰當。即在學期教學過程中進行考評，可包括：研究生提出創新性問題的數量和品質、文獻資料收集情況、文獻綜述的完成情況、小組討論表現與展示表現、小論文寫作或者小項目完成品質、不同級別的科研專案的申報與完成情況等。

四、研究型教學在英語專業碩士生課程教學中的實踐探索

課程教學是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與人才培養的品質密不可分。下文將以《美國外交決策》這門課程為例，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將研究型教學貫穿於研究生培養的各個環節。

（一）課程內容及教學理念

課程內容：《美國外交決策》是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為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開設的一門專業選修課，英美文化、英美文學、英語語言學、英語翻譯、區域國別研究等各種方向的研究生都可以選修，旨在探索和探究美國外交決策的過程、特點和規律，涵蓋美國的外交思想、外交史、外交決策模式、外交決策機構以及影響決策的諸多部門、組織和力量及其博弈互動。

教學理念：以「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為理念，即主張以人為本，培養博雅通達、全面發展的「完整的人」，即所謂的「全人」。全人教育既是人自身所有內在潛能自由地、完整地發展的需要，也是終身生活、學習以及工作的永恆需求。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固然需要但並不局限於聽、說、讀、寫、譯五種基本語言技能的進一步夯實和提高以及相關的文學、語言學、翻譯、文化、政治等知識的積累和拓展，而更是要通過自主研究、合作討論昇華到培養和提高學術研究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新思維。這與新文科建設在培養創新型拔尖人才方面目標一致、高度契合。這需要廣闊的視野和深厚的積澱。「全人教育」支持跨學

科學習,以《美國外交決策》為例,它涵蓋外交學、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世界歷史、國際經濟與貿易、區域與國別研究、文化、宗教等,從而為培養和諧發展的「全人」創造條件。

在2024年9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質生產力。其本質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的關鍵是依賴「人」的創造力,而高素質的「人」則要通過高水準的教育來造就¹²。近年來,在創新驅動的引領下,高等外語教育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品質發展,深化中外文化交流,講好中國故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與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的要求相比,我國英語專業人才培養還有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而跨學科融合、課程改革和教學創新,就是對發展新質生產力號召做出的切實回應¹³。

(二) 具體探索活動主要包含以下六個方面

1. 充分發揮學術大師的科研引領作用。

深刻剖析目前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局限性,即分析現行的《美國外交決策》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結合國內外現有的有關美國外交決策理論的最新學術前沿動態以及最新教學材料。眾所周知,大學教師的科研成果同教學效果具有很大的正相關性,為此,我們邀請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外交學院等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學術大師前來講學,和研究生們分享該領域的前沿資訊、最新動態和研究成果,拓寬學生們的學術視野,激發他們的求知欲、研究衝動、研究熱情。

2. 着力探究課程教材體系從孤立性、封閉式到融合性、開放式的轉變。

借助人自身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結構的優化,同時取長補短,博采眾家之長。筆者作為這門課的任課教師,因地制宜從我校自身的國際關係學院、以色列研究所、區域國別研究院邀請從事美國研究、南亞研究、拉美研究、以色列研究的專家教授,針對美中關係、美拉關係、美印關係、美以關係為選課的研究生舉辦講座、報告,尤其是在某些專題討論環節裡,嘗試引入其他承擔與該課程具有相關性的創新性研究課題的科研團隊成員參與,將其科研成果吸納為教學材料之一部分,這樣就使資料更新穎,角度更豐富。這些措施引起的反響強烈,效果較好。

傳統教材一般講述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偏重於「面」和整體性,而對個別知識點的探討或研究不夠深入,因而基於此類教材的講授很容易造成教師講、學生聽,教師動嘴、學生動耳不動腦的單向惰性資訊傳輸,學生囿於膚淺的知識點而不易進入深層思考,研究更是無從談起。而在改革過程中,筆者申請了一個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省級專案,編撰了一部教材,凸顯了研究性和批判性閱讀的特色,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用,效果良好。研究型教學將教學與科研有機融合,從教師的角度實現「教學支持研究——研究反哺教學」的教研相長。根據新文科建設精神,進行教材等教學材料方面的廣泛的橫向和深入的縱向聯繫,整合資源,融會貫通,尤其是適量融入對熱門現象、熱點問題的多維度、寬視野的分析,依託視頻、音訊等現代科技手段,激發學生濃厚而持續的探索興趣。

3. 大膽嘗試對教學內容進行專題化、模組化分類重組。

通過分析研究型教學模式的基本要素、基本方式和手段,擺脫傳統的碎片化的零散知識點的識記學習,通過對課程授課內容的模組式分解研究,對現有《美國外交決策》課程內容體系進行專題化、模組化分類重組,提煉出若干專題化的課題研究式教學主線,優化典型案例剖析等專題內容,科學設計專題討論內容,並結合當代美國國際政治名家的理論原著研讀等實踐環節,激發和提升硕士生研究型學習的欲望和效果。

在教學改革實踐中,筆者把《美國外交決策》課程拆分為「美國外交思想」、「美國外交史」、「美國外交決策機制」、「美國總統與外交決策」、「美國外交決策的職能機構」、「美國國會與外交決策」和「美國利益集團與外交決策」七個板塊。引入問題導向式(problem-based learning)、案例式(case study)、探究式(inquiry-



based learning) 等教學方法, 不僅教師可以根據研究內容向學生提出問題, 而且學生也可以向教師提出問題, 並對所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平等對話。筆者喜歡採用問題導向式教學方法, 比如在解決「美國外交史」板塊時, 筆者設計的題目有「關於冷戰的起源有內因論和外因論, 你對此有何觀點? 為什麼?」在處理「美國外交決策機制」板塊時, 筆者設計的題目有「如何理解美國對朝核問題的政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牽涉到層次分析理論的學習運用, 同時也涉及到美朝關係自冷戰開始以來的歷史變遷。必須要把理論同事實結合好才能回答好這個問題。那就需要搜集資料、查閱文獻、深入思考、提煉概括。這就是研究的過程。有時適當採用案例教學法, 比如美國肯尼迪政府對古巴導彈危機的順利處理就可以用來闡釋「理性行為體決策模式」。有時候也會使用探究式教學法, 比如筆者就 1949 年至 1969 年的中美英三邊關係向學生提供了一系列事實: 對新中國的外交承認、對華貿易管制、對聯合國中國席位的恢復、兩次台海危機、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然後讓學生獨立探究分析, 嘗試摸索出美英雙邊互動關係的某種規律, 得出自己的結論。

4. 大力探索並實現在課堂教學中師生角色功能的雙重轉型, 即教師從「教」轉「導」、學生從「學」轉「研」。

在傳統教學中授課教師唱主角, 學生被動接受, 教師的話就是絕對真理, 不容置疑, 教師對學生具有控制權, 束縛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這種扼殺個性、強調標準式培養的教學機制導致教師填鴨式灌輸, 學生死記硬背, 學而不思、學而不疑, 乏于創新。碩士生課堂不是教師展現既有知識和完成既定工作量的場所, 研究生教學主要不能由教師主講、學生消極被動地接收, 不是教師一言堂, 而是師生群言堂。這很大程度上需要教師優化授課環節、恰當安排任務、做好引導啟發, 讓學生自己去認知, 去搜集資料、查閱文獻、撰寫綜述、互相討論, 然後教師點評, 學生再總結、歸納、吸收、感悟、昇華, 從而提高綜合素質、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筆者常常課前佈置任務, 一個班的研究生劃分為若干小組, 分工協作完成任務, 在下次上課時每個小組派代表發言或採用 PPT 演示, 有時進行小組與小組之間的辯論。從活動角度來說, 注意確保學生是該過程的中心, 教師不是控制、把持、包辦, 而應該重在進行啟發、引導、點評, 包括研究內容、思路、組織安排情況, 演示過程存在的不足和改進事項等。同時, 教師指出本次研究活動的借鑒意義以及將來進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和空間。

5. 努力擺脫部分研究生缺乏研究意識、疏於研究、名不副實的尷尬處境。

有別於仍處於基礎知識積累階段的本科生, 研究生要培養科研意識, 形成科研思維, 獲得獨立科研的能力。但是目前相當數量的研究生「不研究」, 原因何在? 因為提不出問題, 即使提出往往也是寬泛、陳舊、平淡、品質不高。究其原因: 未找到興趣點, 缺少知識積澱, 欠缺聚焦問題的能力, 不善於文獻梳理, 更缺乏打破常規的思維。所以研究生必須注重自身知識的積澱, 在日常學習中積極反思, 批判地看待事物, 勇於質疑, 「學源於思, 思起於疑。」另一方面, 不能純粹把責任歸咎於學生。少數教師對於研究生培養所投入的精力不夠, 也是導致研究生無法真正進行研究的原因之一。筆者本人就向學生提供了參與課題研究的機會, 讓學生承擔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 拓展知識深度和廣度, 掌握一定的研究技能, 鍛煉搜集資料、查閱文獻、邏輯分析、合理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啟迪創新思維, 培養創新意識, 產出科研成果, 對於「研究生」的「研究」二字做到名副其實。

6. 積極摸索以過程評價為主, 期末測評為輔的考評體系。

對碩士研究生學習課程成效的考評不再局限於期末考試成績或一篇期末論文, 要以能力檢驗為導向, 要綜合評估學生針對該課程的參考文獻獲取情況(例如考察他們獲取的途徑、數量、品質、相關度等等)和投入的工作量、基本理論問題的把握程度、對關鍵問題鑽研的深入程度、提出問題的難度、層次、新穎性、小論文寫作或者小專案完成情況、不同級別科研專案的申報與結題情況等等。把過程性考評與結果性考評結合起來實行綜合性多元化考核。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研究型教學並不因為其「研究型」而變得枯燥、乏味、陳舊。相反,它可以生動、有趣、鮮活。

第一,趣味性。有些理論比較深奧抽象,教師可以借助錄影、電影、紀錄片等相關的視頻、音訊材料對所學內容進行輔助講解,這些手段使研究不再局限於以文字為載體的平面方式,而是多維度的立體方式,從而增加學習過程的趣味性。

第二,體驗性。在教學過程中,適當加入一些模擬活動,比如筆者模擬美國參議院就某一項外交政策舉行聽證會,例如模仿 1966 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就對華政策舉行的福布賴特聽證會,或者模擬肯尼迪政府在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決策過程,從而讓學生獲得更直觀、更難忘的體念和認知。

第三,時效性。在課堂教學中,不但即時跟蹤目前國內外學術界的最新理論研究成果,提升學生關注學術研究前沿動態的意識、問題意識,而且同時緊跟美國的即時對外政策,例如關注白宮、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防部的外交新動向、目前仍然持續的俄烏戰爭中美國扮演的角色、唐納德·特朗普重新執政後美國角色可能發生的以及正在發生的演變。

五、結語

通過將「研究型教學」引入《美國外交決策》這門課程的具體的教與學的實踐活動中,筆者就新文科背景下英語專業碩士生層次專業課程「研究型教學」改革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打造了以學生為中心,既重視英語語言知識和實際應用,又重視培養跨學科視野,提升學術研究能力的新型課程教學模式。不少英語專業研究生存在錯誤認知,即重視作為知識載體的語言本身,比如複雜句子的結構、詞語的固定搭配,也重視課程的知識內容,但對學術研究能力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於研究生而言,這種認識和做法不利於其學術視野的開拓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以《美國外交決策》為例,有些學生滿足於字面意思上讀懂,而不再深入探究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維度上的深意,這背離了新文科建設強調的學科跨界交融性和研究生層次自身固有的研究性。然而研究型教學改革,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兼顧了語言知識、實踐運用、科研能力三者,契合了新文科建設的內涵和要求。其次,助力英語專業碩士生真正掌握和切實進行「研究」,並產出了一定品質和數量的科研成果,使研究生稱謂裡的「研究」二字實至名歸。選修這門課的研究生兩年多以來,已經在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申報並結題了一系列校級項目和多個省市級項目,有多篇畢業論文獲評重慶市優秀碩士畢業論文。第三,培養了一批能通過學術邏輯思維來懷疑、質疑、發現問題,通過學術語言表達來提出問題,通過調研、討論、學術分析思考來解決問題的複合型、創新型高素質拔尖人才。選修這門課的研究生兩年多以來,有多人榮獲重慶市優秀畢業生稱號。該項改革實踐表明,研究型教學兼顧英語語言技能和學術研究能力,能夠極大增強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的科研思維,促進複合型、創新型、高素質拔尖人才的培養,並契合提升我國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呼喚。

注釋

- ① UNESCO. (2015).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https://en.unesco.org/news/rethinking-education-towards-global-common-good>.
- ② 孫有中:《振興發展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成就、挑戰與對策》,《外語界》,2019年第1期,頁2-7。
- ③ 文旭,司衛國:《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全人」培養模式改革與探索》,《當代外語研究》,2018年第2期,頁55-59。
- ④ 郭一凡,徐偉琴:《研究生課程需要什麼樣的研究型教學》,《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4年第2期,頁21-29。
- ⑤ The Boyer Commission on Educating Undergraduates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1998). *R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blueprint for America's research universities. Stony Broo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5-19.

- ⑥ Healey, M., Jenkins, A. (2008) Developing students as researchers. *Magazine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10(3), 17-19.
- ⑦ 汪銘,周江寧:《研究型教學在研究生課程教學中的應用》,《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頁33-37。
- ⑧ 史曼莉,姚利民,康雯:《研究型教學思想發展初探》,《大學教育科學》,2008年第6期,頁35-41。
- ⑨ 王健,陳琳:《研究生問題意識與創新能力培養的策略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頁47-51。
- ⑩ 陽榮威,胡陸英:《我國碩士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傾向及其應對措施》,《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頁11-16。
- ⑪ 謝安邦:《構建合理的研究生教育課程體系》,《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頁68-72。
- ⑫ 姜朝暉,金紫薇:《教育賦能新質生產力: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重慶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頁108-117。
- ⑬ 劉俊玲:《新質生產力視閥下創新型外語人才培養的實踐路徑研究》,《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24年第3期,頁55-59。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